



ULSZ3094 Project II

剑与微笑——古龙《长生剑》中的武器隐喻与道家哲理

Sword and Smile: The Weapon Metaphor and Taoist Philosophy in Gu Long's "The Sword of Immortality"

刘兆勇

LIU ZHAO YONG

23ALB0088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6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目的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5
第五节 研究难题	6
第六节 章节安排.....	7
第二章 古龙其人与作品概述	9
第一节 古龙其人与《七种武器》	9
第二节 武侠寓言——《七种武器》系列的创新与主题.....	10
第三章 长生剑与白玉京.....	13
第一节 白玉京人物形象分析	13
第二节 《长生剑》的主题思想：武器之外的“武器”	15
第四章 道在剑外——《长生剑》与老庄思想	17
第一节 “柔弱胜刚强”与“大巧若拙”	17
第二节 “无为而无不为”与“知止不殆”	18
第三节 “得意忘言”与“道隐无名”	19
第五章 结语.....	21
参考文献.....	22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资料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细列明有关参考书目。

姓名：刘兆勇 LIU ZHAO YONG

学号：23ALB00886

日期：2026 年 月 日

论文题目：剑与微笑——《长生剑》中的武器隐喻与道家哲理

学生姓名：刘兆勇

指导老师：林良娥师/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文以古龙武侠小说《七种武器》系列开篇之作《长生剑》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整合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剖析作品中“武器”这一意象的哲学内涵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古龙突破传统武侠对兵器的物质化书写，创造性地将武器转化为承载东方智慧的精神符号：长生剑既是克敌制刃的物理实体，更是“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智慧之具象化体现——其屡破危局的秘诀不在剑术精绝，而在以“笑”为代表的从容心态与人生智慧，对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精髓进行了系统演绎。这种由器入道的转化体现为三重维度：其一，“大巧若拙”的行动哲学，强调以简驭繁、以静制动，通过低调内敛的处世智慧化解复杂危机；其二，“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策略，主张因势利导、以柔克刚，以顺势而为的姿态消解暴力对抗；其三，“得意忘言”的终极境界，超越兵器本身的形式局限，使剑器升华为一种超越形式的生命哲思与精神境界。本文进一步指出，古龙通过这一意象重构，不仅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哲学意蕴，也实现了武侠叙事从武到侠、由术至道的审美跃升。

这种跃升不仅为武侠文学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使《长生剑》超越了单纯的类型小说范畴，成为能够承载东方哲学思考的文学载体。正如白玉京手中的长生剑，最终以“微笑”而非剑刃赢得了一切。此外，古龙对武器意象的精神化重构，也为后续武侠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推动武侠文学从对“武”的炫技式描写转向对“侠”的精神内核与哲学深度的探索，使武侠这一文学类型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与更广泛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古龙、《七种武器》、剑、武侠小说、道家思想、武器隐喻

致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大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转眼之间便到了提交毕业论文的关键时刻。在这个特别的节点，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慨，有太多的话想要倾诉，有太多的感激之情想化为文字，完整地融入到我的致谢文之中。

这篇毕业论文之所以能够顺利如期完成首先，我感到无比荣幸且必须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向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林良娥老师表达我最诚挚、最深厚的谢意。在整个论文撰写的过程当中，从最初的选题构思到最终的定稿完成，林良娥老师始终如一地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她凭借着自身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学术经验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针对我的论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建设性建议。这些建议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盏明灯，又似在茫茫大海中的导航灯塔，照亮了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道路，使我在面对复杂繁多的资料和思路混乱的迷茫时刻能够迅速找到正确的方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

同时，我也要发自肺腑地、由衷地感谢我的学术顾问陈明彪老师。陈明彪老师不仅仅是在学业上时常鼓励我，给予我源源不断前进的动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对我关怀备至，如同一位亲切的长辈一般。每当我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或者遭受挫折而心情低落时，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耐心地倾听我的心声，用温和的话语给予我温暖的安慰和切实可行的建议，让我能够在困境中重新振作起来，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去勇敢面对学习和生活中接踵而至的各种挑战。

除此之外，余厝雄老师、李树枝老师等众多专业课老师也为我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所传授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块块坚固无比的基石，稳稳地支撑起了我论文研究的大厦。正是由于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讲解方式，才使得我能够扎实牢固地掌握专业知识，并灵活自如地运用到毕业论文的研究当中，从而确保了论文的质量和深度。

最后，我怀着无比真挚、无比激动的心情，衷心祝愿我的朋友们以及同学们都能够顺利毕业。愿大家在未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一帆风顺，实现自己心中所憧憬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绝伦的篇章。无论未来我们身处何方，身居何职，这段共同度过的求学时光都将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永远熠熠生辉，闪耀着青春的光芒，在我们回首往事时，给予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剑与微笑——古龙《长生剑》中的武器隐喻与道家哲理

Sword and Smile: The Weapon Metaphor and Taoist Philosophy in Gu Long's "The Sword of Immortality"

第一章 绪论

在中国，武侠小说向来以情节曲折、打斗书写、快意恩仇吸引了大量读者。武侠小说是写侠义的小说，也是写人的小说，包含了武、侠、情、奇四大要素。¹

武侠小说离不开武打，武打又离不开兵器与招式。中国的冷兵器，古人将其定为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器。而说到武侠小说，其中的侠客通常都以短打为主，所



以他们使用的传统冷兵器通常以刀剑为主。尤其是剑，“剑”在说文解字当中，解释为“人所带兵也”，从刃。²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而各种神剑、宝剑历来都是武侠小说家写得最多、最精彩的兵器。³

可以说剑是武侠小说当中最常出现的武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除了用作刺击兵器之外，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在道教出现之后，剑又成了道士行法驱邪重要法器。⁴在武侠小说当中，为兵器立言，并非古龙首创。在古龙之前，金庸的《碧血剑》和《倚天屠龙记》早已将兵器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在古龙之后，温瑞安《温柔一刀》和《惊艳一枪》等作品，也继续在这一领域中探索。但《七种武器》系列的不凡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为兵器而写兵器”的狭隘视角，⁵转而关注那些在兵器背后的人和事。

“七种武器”分别象征着七种人格的力量。七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武功最强的人，但他们凭着人格的力量，战胜了对手，也战胜了自己。这七种元素，才是最有力的七种武器。⁶就像《长生剑》结尾所说的：“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比不上那动人的

¹ 汤哲声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60。

² [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8，页183。

³ 戴俊著，《千古世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纵横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4），页135。

⁴ 梁守中著，《武侠小说话古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页107。

⁵ 蔡文进著，《古龙英雄谱》（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页213。

⁶ 汤哲生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188。

一笑。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所以当懂得这道理，就应该收起你的剑来多笑一笑！”⁷虽然这样的说教味稍浓，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949年以后，随着香港报刊的发展，武侠小说也随之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台湾地区最重要的通俗小说门类。⁸而提到新派武侠小说，人们往往都会想到古龙。古龙是一位极具个性光彩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长期的写作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文风，其文笔清唱撷取均让作者爱重。⁹

古龙（1937—1985），原名熊耀华，祖籍江西南昌，出生于香港。¹⁰14岁时，随父母移居台湾读书，4年后，父母离婚。他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完成了淡江英专（现在叫淡江大学）外文系的学业。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来就以“古龙”的名字专职写小说，靠稿酬为生。在20世纪60至80年代，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还是以金庸的历史厚重感和梁羽生的家国情怀为主，但在古龙的笔下，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维度。早期的武侠书写基本是为了迎合读者狭邪书写，普遍追求一种消遣的快感。以梁羽生、金庸等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开始注重家国情怀，伸张民族大义。古龙则可看作第三个阶段的代表，更加注重个体的书写，开启了黄易等作家所处的阶段，武侠小说开始追求一种哲性书写，讨论生命、宇宙等元问题。¹¹在古龙去世后，倪匡在访谈中评价他为：“自金庸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参附录图一）¹²其作品刻画人性深刻，人物形象生动，别具一番风味。

步入当下，武侠依旧没有绝迹，在网络文学¹³的类型写作中，武侠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大类。古龙笔下的侠开始出现了一种更能抚慰人民群众的受创的个人的雅望。个

⁷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页90。

⁸ 范伯群 孔庆东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160。

⁹ 卜键著，《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页214。

¹⁰ 古龙的出生时间存在一定争议。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中称古龙是1936年出生，但是在1994版的《碧血洗银枪》的前序当中又称古龙是1938年出生。而武侠小说评论家罗立群，却说古龙出生于1936年。此外武侠小说作家，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江上鸥认为古龙1937年生于大陆，而由于他与港台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联系较多，交游甚广，因此这里取1937年出生。参见覃贤茂著，《古龙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5。

¹¹ 刘小波，〈“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论古龙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世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页50。

¹² 〈生前开辟武侠小说新页 死后留下传奇轶事无数 武侠小说家谈古龙〉，《新明日报》，1985年9月23日，页18。

¹³ 网络文学是一种存在于电脑网络上的文学，具有开放性和多媒体是信息时代，传统文学与电脑网络碰撞生成的产物。参见金正邦〈什么是网络文学？〉，《百科知识》2000年6月，页50。

体、人性这些字眼，成为古龙反复书写的东西。当金庸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¹⁴构建武侠的史诗格局时，古龙却将焦点聚集在个体身上：“我想写一系列的故事，每篇故事，以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为中心……让他们来做一面镜子，让大家都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出自己应该怎么做。”¹⁵从而将武侠推向对人性本质的哲学叩问。从对社会道德与集体责任的服膺，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审视、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我认同。¹⁶在古龙构筑的江湖宇宙中，《七种武器》以“武器”为壳、“哲思”为核，将江湖争斗升华为对人性的解答，成为新派武侠从“快意恩仇”转向“武侠寓言”的标志。

在当代“武侠文化热”回归的浪潮中（如影视改编、网络文学再创作），本文将重新审视《七种武器》中所存在的哲理性，探究其精神内核能否依然借由“人性武器”的隐喻，回应现代人追求个性解放，追寻生命意义的永恒需求？就像古龙所说的：“那些激励人心的力量，依旧在我的心中烧着。”（参附录图二）¹⁷这既是古龙研究亟待深化的方向，同时也是挖掘武侠文化当代价值的关键节点。

第二节 研究目的

优秀的武侠小说总是不甘心停留在武功和侠义的层面上，总是要展现更多的人生内涵。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是家国一体，他们将人生和生活哲理通过历史的评判和人物的刻画表现出来；古龙则是将侦探与江湖结合起来，虽然缺少历史沧桑感，但是在情节上却具有多变性。因此古龙便根据情节发展来点评人生哲理。¹⁸古龙作为台湾武侠小说第一人，在其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当中，古龙对整个武侠世界的创新，打破了前人的江湖书写，赋予了武侠世界一个崭新的江湖，将中外经典融入一炉，融入了西方文学以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为武侠小说的创新与推广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启了武侠小说的新纪元，并将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¹⁹同时他的作品流传广，也多次被上荧幕翻拍成影视剧和电影。其影响也只有金庸能与相提并论，²⁰在中国香港以及东南

¹⁴ 金庸著，《神雕侠侣（二）》（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页826。

¹⁵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0《三少爷的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前言》，页2。

¹⁶ 李汇川，〈救赎自我亦为侠——论古龙小说中“侠”的内在化转向〉，《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页42。

¹⁷ 〈古龙来也！〉，《联合晚报》，1985年3月30日，页19。

¹⁸ 汤哲声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页67。

¹⁹ 王祈祥，〈从古龙人生经历看其武侠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与性格〉，《科研笔记》2013年第13期，页138。

²⁰ 徐清，《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受到的中西影响》（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页91。

亚家喻户晓。直到今天，古龙已然成了一种符号，承载着海内外千万读者、观众的武侠梦。²¹

正如前文研究难题所说，关于古龙武侠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而本文之所以研究古龙武侠。目的在于通过系统解析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世界，深入探究古龙武侠小说如何突破传统江湖叙事模式、实现在风格上的转型，并进一步挖掘其作品中对武器隐喻以及人生哲学的深刻寓言。探讨古龙如何以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美学追求，将武侠文本推向更具现代意识和哲学高度的层次，从而超越类型小说的局限，赋予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力和思想深度。

因此，为弥补现有古龙武侠研究之不足，本文选取古龙武侠作品中兼具代表性及哲学深度的《七种武器》系列的第一篇《长生剑》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而道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侠文化自然而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²²古龙的武侠小说也由此蕴含着浓厚的老庄哲学思想，²³因此本文将结合古龙研究类、传记类专书，以及通俗文学研究和老庄哲学思想等。尝试通过对其武器隐喻、主题意涵与哲学思想的细致分析。以《长生剑》为个案分析，探讨古龙武侠世界中所蕴含的隐喻与生命哲理，以期推动古龙研究向更专深、更精细的方向发展。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古龙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中国入大陆，在梁羽生、金庸的小说之后，故其研究起步也较晚。最早的学术论文可以追溯到1989年朱双一的《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特征及其文化价值》，论述了古龙武侠中的存在主义、人性描写、现代观念与语言技巧等。到了新世纪，又有叶翔宇、徐清等人撰写了关于古龙武侠的学术论文，但都停留在整体分析上，极少针对某一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例如吴立响的《试论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道家思想》以及徐清的《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受到的中西影响》均以古龙整体的武侠作品进行分析，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

到1990年，曹正文出版了第一本古龙研究专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这本书选取了古龙小说中出彩的作品，以阅读札记的形式对古龙武侠中的人物典型、创作方法、艺术特点及成败得失等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价，开创了古龙武侠研

²¹ 敖瀚，〈2012——2022年古龙研究综述〉，《长江小说鉴赏》2024年第17期，页105。

²² 徐清，《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受到的中西影响》，页51。

²³ 吴立响，〈试论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道家思想〉，《武侠天地》2008年第4期，页64。

究的先河。到了1995年覃贤茂出版了他的《古龙传》，此后十年间，陆续有多种古龙传记问世，但整体水准有限，且部分作品存在杜撰成分。由于研究者长期缺乏第一手资料，对古龙及台湾武侠小说脉络了解甚少，难以将其置于与民国武侠一脉相承的武侠发展谱系中进行系统考察，最终导致早期研究陷入孤立状态。而叶洪生、林保淳二人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把古龙称为“新派武侠革命家”，该书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其后15年是古龙研究的深入期，只要涉及武侠小说，古龙自然有一席之地，专论也日渐丰富。孔庆东、庞书维《古龙一百句》全面阐释古龙的浪子情怀和创作思想。2018年覃贤茂出版“古龙三书”《评传古龙：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的武学古龙：古龙武学与武艺地图》《经典古龙：古龙十大经典排行点评》已自成体系。就叶翔宇所总结近30年古龙研究来看：自2007年第一篇专论古龙的硕士论文出现，十余年间共有近20篇，占据了古龙研究的“半壁江山”。²⁴

除此之外，简牍盈积的金庸武侠研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龙研究的走向。除了直接的金庸与古龙比较研究，曾应用于金庸研究的叙事学切入、语言学分析、文化学考察等方法，也被“移植”到古龙研究之中，开启了古龙小说现代性研究的新维度。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一定深度的进展，但整体仍缺乏创新性与系统性，还存在文学史视野狭窄、类型学研究思维单一等问题。古龙研究虽已有一定深度，却陷入了困顿，急需通过反思与突破实现转型。²⁵同时研究相对薄弱，以《七种武器》系列为例，其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并未被充分挖掘，仍然停留在“微笑”与“人性”的范畴，未能与老庄道家的哲学思想相结合。

第四节 研究方法

关于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了研究整合法和文本细读法来深入探讨分析古龙所创作的这部经典武侠作品《长生剑》。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两种研究方法，是因为它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全面且深入地剖析《长生剑》这部作品。

²⁴ 叶翔宇，〈三十年来古龙研究的全方位透视——兼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类型知识体系〉，《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9卷第6期，页98。

²⁵ 叶翔宇，〈三十年来古龙研究的全方位透视——兼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类型知识体系〉，页99。

首先是研究整合法，这是一种基于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方法，它通过对以往研究报告的系统分析，来生成新的知识或解释。²⁶在研究整合法的运用中，笔者充分挖掘了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涵盖纸质版学术著作、研究报告、期刊等，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借助互联网平台上的数字化文献，通过学术论坛、古龙武侠网等渠道，获取了大量古龙武侠领域的最新资讯与研究动态。通过这些途径，笔者对相关领域文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研究过程中，笔者还关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折射出当下学术界对古龙武侠作品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同时梳理了相关理论框架，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文本是文学活动的直接结果。²⁷因此，本文将运用“文本细读法”²⁸，剖析《长生剑》这一文本，了解它的基本构成，专注于文本本身，进行深入、细致、解读的分析。从言、象、意这三个构成文本的基本层次展开，由表及里地挖掘文本中隐藏的深层含义。²⁹笔者在对《长生剑》进行研究时，通过对文本的反复研读，仔细分析其语言表述，语言是作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古龙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简洁明快、富有诗意。同时分析他的用词、造句、修辞手法等，体会其语言的魅力和表现力，探究古龙《长生剑》当中的武器隐喻。武器在《七种武器》系列中往往不仅仅是一种战斗的工具，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七种武器》中的武器代表了人的价值观、精神品质或人生哲理，通过对文本中武器隐喻的分析，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同时，也关注文本中容易被忽视的关于人性书写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往往能够真实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通过挖掘其中潜在的哲学意涵，能够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这部作品，体会到武侠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文化内涵。

第五节 研究难题

²⁶ 研究整合法不同于所谓的“文献法”，它强调研究要有系统的、明确的文献收集、检索与筛选的方法，这意味着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收集、组织与管理。参见Sheble, L. 《Diffusion of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lated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Patterns, Contexts, and Impact》（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14），页21。

²⁷ 董学文 张永刚著，《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页152。

²⁸ 文本细读：对于细读，通常有两种误解，一种是把close reading理解为封闭阅读，认为“新批评”提出close reading 是要将文学批评封闭于文本之中，排斥对作家、世界和读者的研究。另一种误解是将细读理解为把文学作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认真细致地检查。针对这两种误解，“新批评”后期的代表人物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20世纪70年代末，主张用adequate reading（充分阅读）来代替close reading（文本细读）。参见李卫华著《价值批判与文本细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06）第106页。

²⁹ 董学文 张永刚著，《文学原理》，页153。

关于古龙武侠小说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早期多以鉴赏性和介绍性内容为主，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学术探讨。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古龙作品传入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古龙武侠小说的研究才逐渐步入正轨，并开始呈现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趋势。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古龙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显著推进，也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与体系完备、成果丰硕的金庸武侠研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尽管古龙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在资料整理与基础建构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例如其生平事迹、作品系列、版本流变等原始材料已大致厘清，文本细读方法也逐渐应用于主题、叙事、人物等多维度的探讨。但其研究难题在于，当前研究中仍普遍存在承袭多于创新、泛论多于深掘的现象。大多数成果仍停留在整体性的风格归纳与特色总结，缺少对某一文本进行更具针对性的解析，缺乏针对单部作品的专门性、聚焦式研究。

此外，古龙武侠研究也相对“冷门”，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通俗文学十五讲》为例，全书共设十五讲，其中有两讲内容涉及中国武侠小说的整体发展与艺术特征。然而具体到古龙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却未设立专章进行深入讨论，反观金庸，则享有独立一整讲的篇幅予以全面论述。这一对比鲜明地体现出，在学术关注度和研究资源的分配上，古龙武侠研究相对于金庸武侠研究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同时在学术论文方面，数据同样反映出这一差距。截至2025年11月，在中国知网（CNKI）上可检索到的以“古龙武侠”为主题的论文仅339篇，而同一平台中涉及“金庸武侠”的论文数量则接近6000篇，体量悬殊，可见一斑。因此，本文参考进行比较论证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在研究中还存在一定局限性。

第六节 章节安排

本文在章节上分为五个章节，为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方法、文献综述以及章节安排来展开此次研究的论文。

第二章为古龙人与作品概述，此章节先论述的古龙作品风格的变化，并以《七种武器》系列当中的《长生剑》为例。通过古龙创作风格的演变以及对《七种武器》系列的书写，概述了该系列与其他武侠小说的不同点以及创新之处。

第三章为长生剑与白玉京。分析了男主角白玉京的人物形象，并探讨了《长生剑》的主题思想，即武器之外的“武器”。通过对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主题意涵的解读，为第四章以道家老庄思想对《长生剑》文本进行哲学解读提供基础。

第四章为道在剑外，《长生剑》于老庄思想。讲述古龙武侠与道家老庄思想的共通之处，并以《长生剑》为例，讲述了该作品当中所蕴含的道家哲理思想。系统阐述前三个章节中所论述的哲理化倾向、主题意涵等，又是如何与老庄思想相呼应的，以回应第一章第三小节的研究目的。

最后是结语，以《七种武器》当中的《长生剑》为个案分析，通过回顾研究《长生剑》的主题意涵以及哲学思想，进一步说明了该研究的意义以及启示，让读者感受到古龙武侠能够超越同类型武侠小说的局限，富有哲理思想的魅力。

第二章 古龙其人与作品概述

在古龙的武侠世界当中，出现过不胜枚举让人引向深刻的绝世剑客。说到剑客就不得不提到他们手中的剑。古龙小说《飞刀，又见飞刀》中云：

在某一方面来说，刀是比不上剑的，它没有剑那种高雅、神秘、浪漫的气质，也没有剑的尊贵。剑有时候是一种华丽的装饰，有时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刀不是。剑是优雅的，是属于贵族的，刀却是普遍化的，平民化的。有关剑的联想，往往是在宫廷里，在深山里，在白云间……³⁰

在《飞刀，又见飞刀》的序言里，我们得以一窥古龙对刀与剑这两种兵器的深刻洞见。作为武侠小说界的巨匠，古龙以其独特笔触勾勒出刀与剑的迥异模样。在他笔下，剑绝非单纯的武器，更似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的象征。剑是优雅而神秘的，总与宫廷的华丽、深山的幽静、白云的飘渺相伴。剑客多被刻画为风度翩翩、气质卓然的人物，剑法如舞蹈般灵动，满是美感与节奏感。剑在他们手中，既是杀敌利器，更是彰显个人魅力与修养的媒介。

刀在古龙笔下，则更显直接与粗犷。刀没有剑的浪漫与高贵，却更贴近平民生活，与江湖的粗犷、现实的残酷紧紧交织。刀客多被刻画为性格豪迈、不拘小节的人物，刀法简洁实用，无多余花哨，却能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刀在他们手中，是生存的依仗，是与命运抗争的武器。

这种对刀与剑的迥异理解，或许能解释古龙笔下刀客与剑客的不同之处。在古龙的武侠世界里，剑客与刀客的差异绝非仅在武器选择，更是性格、身份乃至命运的分野。剑客多追求超脱世俗的境界，刀客则更直面现实，承受人生的苦难与挑战。这种对比，绝非武器之别，更是古龙对人性不同侧面的深刻洞察与艺术诠释。

第一节 古龙其人与《七种武器》

早在大学期间古龙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写作。1960年，古龙发表了自己的武侠小说处女作《苍穹神剑》。开始时，他为了挣稿费，就模仿金庸的写法。但在故事情节以及小说技巧上都略显俗套，毫无新意。但古龙毕竟是古龙，他的才气，他的文学修养，他的性格，都决定了他不甘于做人家的影子，而要独树一帜，异军突

³⁰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19《飞刀又见飞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关于飞刀》，页1。

起，开始在寻求新的突破。³¹以表现人性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³²之后《浣花洗剑录》便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小说塑造了方宝儿这一人物形象，开始运用诗意的、富有哲理的语言，成为古龙武侠风格的开端。后续的《武林外史》同样是古龙小说创作的转折点，将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手法运用于武侠小说的创作，同时情节上不断反转；刻画的主人公沈浪也是作者“浪子形象”³³系列的开端。也为后续塑造《七种武器·长生剑》男主白玉京的浪子形象奠定了基础。³⁴

1971年，古龙发表了五部作品，可以说几乎每一部都是精品：《蝙蝠传奇》、《欢乐英雄》、《大人物》、《长生剑》、《碧玉刀》。此时的古龙将他创造的武侠小说新派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语言技巧上也称得上是驾轻就熟，挥洒自如。而在这一年中发表的《长生剑》和《碧玉刀》两部中篇小说，实际上都属于古龙的《七种武器》系列。而《七种武器》系列正是古龙的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代表作。从《多情剑客无情剑》到《七种武器》，可以说古龙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一种质变的高度。³⁵《七种武器》系列虽然以兵器为名，但古龙真正所要强调的反而是“人”，而不在是兵器本身。³⁶世界上真正能产生绝大力量的，不是兵器，而是“人”本身。这也使得《七种武器》系列呈现出与古龙其他小说不同的特色。

第二节 武侠寓言——《七种武器》系列的创新与主题

在中国诗文和侠客小说中，剑是常见的武器，富有文化韵味。同时与道教传说紧密相连，据说能避邪。由于古代铸造技术有限，宝剑被神化，变得神秘。结合道教传说，宝剑不仅用于杀人，还有避邪功能。魏晋时期书籍记载，带宝剑可避邪，魔鬼不敢侵犯，象征正义和阳刚之气，使鬼魔不敢接近。这种能够避邪的兵器，便显得相当神圣。³⁷

³¹ 陈华昌撰，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1，前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走进古龙——《古龙作品全集》代序〉，页16。

³² 陈华昌撰，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1，前言〈走进古龙——《古龙作品全集》代序〉，页20。

³³ 浪子形象是古龙武侠小说人物体系当中的核心，其形象大多洒脱不羁，身姿挺拔，面容英俊且具有独特的个人气质。参见罗立群，〈古龙小说中的浪子形象解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5年12月第6期，页31。

³⁴ 《武林外史》是古龙走向中国浪子武侠的新开端。参见叶洪生、林保淳著，《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5），页235-236。

³⁵ 覃贤茂著，《古龙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198。

³⁶ 林保淳著，《中国台湾武侠小说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页369。

³⁷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204。

因此，剑这种古老的兵器在侠客的手里被赋予了持久的生命和象征意涵。³⁸被自己的人格对象同化后，拥有了更神秘而无穷的威力。

武侠小说中有着各种千奇百怪的兵器，但是不管这些武器有多么古怪离奇，这些武侠小说家们在描写战斗场景时大多都恪守一条法则：兵器并不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最后真正能反败为胜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是人的智慧、胆识和侠义之道。³⁹也正是前文主题思想部分所提到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射雕三部曲”最后一部的《倚天屠龙记》，其故事线索之一就是武林群雄争夺屠龙刀。⁴⁰试举以下数例说明之：

老者怒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这话你听说过么？”⁴¹

那老者道：“我跟你讲，‘屠龙’是一把刀，便是这把屠龙刀，‘倚天’是一把剑，叫做倚天剑。这六句话的意思是说，武林中至尊之物，是屠龙刀，能得了这把刀，不管发施什么号令，天下英雄好汉都要听令而行。只要倚天剑不出，屠龙刀便是最厉害的神兵利器了。”⁴²

此外，薛尔曼在《神的由来》一书中亦有云：

我们只要忆起很多历史的传说与仙女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在这些传说或故事中，英雄们也恰靠某种指定的工具或武器，完成光耀的伟业与行动，若以平常的武器或工具，他们好像就不能有这些功绩似的。⁴³

可见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当中，还是将武林秘籍、神兵利器摆在重要地位。没有强调“人”本身的重要性。

但在《七种武器》当中，讲述了多种不同的武器以及相关的故事。但是古龙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讲述这几种武器有多么强大，而是通过故事告诉人真正厉害的兵器远不是这兵器谱上的兵器，而是人的精神、品格，胸怀和智慧。

在《长生剑》和《孔雀翎》的故事中，同样是以“孔雀翎”这一武器为线索展开叙事的。虽然该系列名为《七种武器》，但恰恰相反，在小说中古龙从来都没有刻意强调过武器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本身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³⁸ 王立著，《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5。

³⁹ 戴俊著，《千古世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纵横谈》，页136。

⁴⁰ 陈墨著，《中国香港武侠小说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页218。

⁴¹ 金庸著，《倚天屠龙记新修版（一）》（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页75。

⁴² 金庸著，《倚天屠龙记新修版（一）》，页76。

⁴³ 薛尔曼著，林绍文译，《神的由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页25。

秋风梧道：“以你的武功，江湖中已很少有人是你对手，可是你自己却缺乏信心，所以……”高立道：“所以你才将那个假的孔雀翎借给了我。”秋风梧道：“不错。”高立道：“所以你才再三叮咛我，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要用它。”秋风梧道：“我早就知道你根本用不着它。”他表情又严肃起来，接着道：“孔雀翎并不只是种武器，而是一种力量。”高立道：“我听你说过。”秋风梧道：“你虽然不必用它，但它却可以带给你信心。”高立当然也不能不承认。秋风梧道：“只要你有了信心，麻锋就决不是你的敌手。”⁴⁴

总而言之，人的力量才是最神奇、最奥妙、最厉害的兵器。因此有时人的微笑都能成为克敌制胜的武器。招式与兵器一样，也不是制胜的最终法宝，因为学招、施招的仍然是人。也正是前文主题思想部分所提到的人才是最重要的。⁴⁵这也体现了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哲理化倾向。⁴⁶

透过古龙的笔触，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剑的独特魅力，更能体会到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意蕴与哲学思考。古龙的武侠世界因之更加丰富多彩，其作品亦成为武侠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宝。⁴⁷

曹正文在总结古龙创作的艺术手法后总结道：其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借鉴日本推理小说技法、西方戏剧对话及电影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延伸、压缩、穿插和多视点衔接。这一全新艺术表现使武侠小说为之一变，在金庸之后再次彰显新派武侠的开创性，并成为卓然称绝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家。⁴⁸从古龙《七种武器·长生剑》的写法，我们可以发现，古龙的武侠小说已在艺术上突窠破茧。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中间呈现生命哲理。

⁴⁴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孔雀翎》（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页107-108。

⁴⁵ 戴俊著，《千古世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纵横谈》，页139。

⁴⁶ 范伯群 孔庆东编，《通俗文学十五讲》，页163。

⁴⁷ 蔡文进著，《古龙英雄谱》，页93。

⁴⁸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页140。

第三章 “长生剑”与白玉京

古龙笔下的英雄人物，大多都是浪子。⁴⁹白玉京，这位浪迹江湖的侠士，其故事恰如一曲激昂跌宕的史诗，满是浓郁的传奇韵味。自幼踏足江湖，他饱经风雨，从稚嫩少年蜕变为浪迹天涯的侠客。他的武技独步江湖，深不可测，白玉京的“长生剑”，是传说中的神兵，锋利无匹且藏有神秘力量，关键时刻总能发出致命一击。此剑不仅是他的标志性武器，更象征着超脱武力的精神内核。

第一节 白玉京人物形象分析

古龙笔下的主人公师承亦模糊不清，其成长背景与出场身份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性。⁵⁰江湖的每一个角落，白玉京都如一阵清风，掠过英雄豪杰的心田。如《长生剑》中云：

他本是个浪子，本就喜欢流浪。在路上，他曾结识过各式各样的人。那其中有叱咤关外的红胡子，也有驰骋在大沙漠上的铁骑兵，有瞪眼杀人的绿林好汉，也有意气风发的江湖侠少。在流浪中，他的马鞍和剑鞘渐渐陈旧，胡子也渐渐粗硬。但他的生活，却永远是新鲜而生动的。⁵¹

白玉京不仅握有武林高手梦寐以求的长生剑，更以卓越武艺与非凡智慧，在武林中留下无数美谈。长生剑，这把剑早已超越武器的范畴——它承载着古老深邃的力量，是白玉京行走江湖的标识，亦是他追寻生命真谛的指引。他不仅剑法超绝，更以机智幽默、重情重义的性格赢得世人敬仰。面对江湖纷争与个人挑战，白玉京总能用智慧化解危机，以勇气守护正义。他的故事，正是对武侠精神最生动的诠释。

可白玉京的命运并不算幸运——尽管名震天下，却始终孤独。书中唯一的老友方龙香，最终也背叛了他。又体现出了古龙小说，那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的情节。

⁴⁹ 梁守中著，《武侠小说话古今》，页29。

⁵⁰ 赵嘉琪，〈古龙武侠小说叙事艺术分析〉，《嘉应文学》2025年第9期，页13。

⁵¹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12-13。

白玉京立刻走出去，方龙香就让路给他出去。突然间，一把铁钩划破他手腕，长生剑“叮”的跌落在地，接着，一个比铁钩还硬的拳头，已打在他腰下京门穴上，他也倒了下去。⁵²

被白玉京视作好朋友的方玉香，实际上却是个小人，而白玉京爱的袁紫霞，却又是青龙会中的女魔头。

赵一刀突然大喝道：“袁姑娘，快解开白玉京的穴道，我先挡他一阵。”袁紫霞叹了口气，道：“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肯让我解开他的穴道呢？现在岂非已太迟了。”她转过头，向卫天鹰嫣然一笑，道：“二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太迟了？”“二哥”这两个字唤出来，赵一刀整个人就像是已自半空中落人冰窟里。二哥，卫天鹰竟是她的二哥，他们竟是串通的。赵一刀简直连死都不能相信，这种事实在太荒谬，太离奇。袁紫霞明明偷了青龙会的“孔雀图”，青龙会明明想杀了她。卫天鹰明明就是青龙会派出来追杀她的人。他们两人怎么可能是同党呢？这种事有谁能解释？⁵³

高手背后有高手，圈套之中有圈套，看来是赢定了的输得一塌糊涂，看来是死定了的却置之死地而后生，使人不禁目瞪口呆拱手佩服。⁵⁴就如同罗立群在《中国武侠小说史》所评价的：古龙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⁵⁵

白玉京虽结识天下豪杰，却鲜少能得相知之人。他如彻底的浪子，四处漂泊，寻找的或许是那份真正的爱。与袁紫霞的相遇，仿佛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一见钟情，虽有些荒唐，可爱情本就如此。白玉京是幸运的，因为袁紫霞始终陪在他身边。袁紫霞是个聪明的女子，她懂得用人类最原始却最有效的武器——微笑，在众多武林高手间自保。古龙说：“我所说的第一种武器，并非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正征服人心。”所以，当你懂了这个道理，就该收起剑，多笑一笑。放下烦躁、不安与愤怒，笑一笑，你会发现收获更多。⁵⁶在江湖的险恶里，白玉京与袁紫霞的爱情故事，恰如一股清流，温暖了无数读者的心。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爱情与希望的光芒也从未熄灭。⁵⁷

⁵²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57。

⁵³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82。

⁵⁴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页96。

⁵⁵ 罗立群著，《中国武侠小说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页311。

⁵⁶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90。

⁵⁷ 古龙笔下《七种武器》之《长生剑》传奇男主角白玉京 顶端新闻 2024-07-21，浏览日期2025年12月27日。

古龙并非一个好战之徒，他反对暴力和仇恨，心中满怀对爱的向往，希望爱能充盈世间。正因如此，他巧妙安排了白玉京与袁紫霞的爱情邂逅，让两人在决战之暇相知相爱。爱，无疑是股无比强大的力量，使得白玉京从一个孤傲的浪子回归到了烟火人间，与我们普通人一样，体会到了喜怒哀乐的平凡情感，感受到了牵挂与思念。正如古龙中对西门吹雪与孙秀青的爱情描绘：曾几何时，大众对古龙这样的情节设置难以理解，总怀念那个白衣如雪、寡言少语、动如脱兔的西门吹雪，那个如中原一点红般无情感波动、一击必杀的西门吹雪。而现在，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个充满血性、敢于爱与恨的西门吹雪的真实与亲切。可以说，这样的改编使得如同天仙般的白玉京变得有了温度，更有人性。⁵⁸就像原文中所说的：白玉京并不在天上，而在马上；这样的书写让他的写作一下子从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回到每一个普通个体那里，从伟岸的英雄到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⁵⁹

第二节 《长生剑》的主题思想：武器之外的“武器”

我们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往往首先都会注意到它的书名，小说的书名是否精彩，作家和读者都不会等闲视之。因为这些书名往往都渗透了作家的良苦用心。⁶⁰

相对于其他作品，中国武侠小说的书名则比较简单，而且平直。在新派武侠小说崛起之前清代于近代的武侠小说大多都采用中艺与刀光剑影为主，比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等，一直到新派武侠小说崛起之后采有所改观。古龙武侠小说，尤其是他后期的作品名则是极富特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追求诗情画意，比如《流星·蝴蝶·剑》。第二类是带有矛盾的书名，例如《多情剑客无情剑》。而第三类则是带有寓意的，就比如本文所要讲的《七种武器·长生剑》。⁶¹

古龙武侠在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中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就如同前文所述，他的小说情节离奇，构思巧妙；写法类似电影剧本。行文跳跃有节奏，句法多变不肯平。武打描写虽务惊险，却简洁利落，不尚铺张。⁶²《七种武器·长生剑》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故事主要讲述了青龙会舵主公孙静奉命出售天下第一暗器孔雀翎的制作

⁵⁸ 蔡文进著，《古龙英雄谱》，页108。

⁵⁹ 刘小波，〈“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论古龙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世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页50。

⁶⁰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页87。

⁶¹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页89。

⁶² 王海林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页178。

图，一些妄想成为江湖霸主的人，如苗烧天、白马张三，朱大少、赵一刀等人分别带着黄金珠宝前来购买孔雀翎制作图。公孙静领着众人走过十三道埋伏，打开铁箱却发现图纸不翼而飞。他们怀疑是长生剑白玉京干的，然而白玉京并没有偷图，被迫卷入了一场阴谋当中。他带着好奇心，终于查出了事实真相。原来，青龙会卫天鹰从孔雀山庄买回了孔雀翎制作图，却发现是假货，就命属下公孙静出售，又派袁紫霞去偷走，并有意让苗烧天等人得知制作图的下落，互相残杀，然后卫、袁二人从中渔利，将众人所带的黄金珠宝全部拿走。苗烧天等人果然上当。正当卫天鹰得意时，袁紫霞却爱上了白玉京，帮助白玉京除掉了卫天鹰。最后白、袁二人远走高飞、携手江湖。小说写出了白玉京的正直、侠烈，决不为金钱、暴力所动，也写出了苗烧天、赵一刀等人的狠毒，朱大少的阴险，卫天鹰的老奸巨猾。小说结尾云：

“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比不上那动人的一笑。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所以当你懂得这道理，就应该收起你的剑来多笑一笑！”⁶³

古龙小说的结尾，往往与那些传统武侠小说不同。⁶⁴《七种武器》七个不同故事的结尾，在收笔时都有一个结论，同时蕴含了一段闪光的哲理。就像在《七种武器·长生剑》的结尾，作者告诉读者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最厉害的武器不是长生剑，而是人的微笑，总而言之，人比任何武器都伟大。因为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最好的武器只有在最聪明的人的手里，才能显示其无比威力。⁶⁵

《七种武器》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将古龙的创作推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⁶⁶因为无论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结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上，都更明显地超过了他的其它作品。正如覃贤茂所说：《七种武器·长生剑》表面上看写的是剑，但实际上却是写的人格力量的人性的武器。也就是精神力量。写的是在逆境中仍能笑的勇气，笑才能真正的征服人心，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⁶⁷

⁶³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90。

⁶⁴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页92。

⁶⁵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页93。

⁶⁶ 覃贤茂著，《古龙传》，页199。

⁶⁷ 覃贤茂著，《古龙传》，页201。

第四章 道在剑外——《长生剑》与老庄思想

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小说家往往通过故事与艺术典型的塑造来阐释哲学命题。⁶⁸因此，武侠小说除具备文学价值外，亦蕴含曾被忽视的思想价值，其思想价值自然体现了小说家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古龙是中国武侠文化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古龙的《七种武器·长生剑》绝非一部流于表面的武侠小说，其深层内核实则是一则承载东方智慧的哲学寓言。他的作品受欢迎，不仅因奇绝诡异的情节和诗化语言，更因深厚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色彩，使小说兼具武侠风味与道家哲理性。展现了中国道家文化思想的魅力。⁶⁹

古龙以“长生剑”为核心意象，将其独有的武侠世界与老庄道家哲学圆融地交织在一起。接下来本文将从“柔弱胜刚强”⁷⁰的核心理念、“无为而无不为”⁷¹的处世智慧，以及“得意忘言”⁷²的终极境界等多个维度，系统剖析《长生剑》对《道德经》《庄子》核心思想的生动诠释，论证其“武器”实为“道”的具象化象征，进而揭示这部作品超越类型文学边界的深刻哲学内涵，详细论证《长生剑》中蕴含的道家思想之丰富与深刻。

古龙《七种武器》系列以其独树一帜的寓言性著称，每一则故事皆旨在阐明：人性的光辉远胜冰冷的兵器。作为该系列的开篇，《长生剑》在结尾部分就明确的说明：“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⁷³这一颠覆性的论断，瞬间将小说主题从武侠的“术”（技艺）升维至哲学的“道”（本质）层面。主角白玉京与他的武器“长生剑”的传奇经历，恰恰成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⁷⁴思想的最佳叙事注脚——那可被言说、有形有相的“剑”，并非恒常不变的“道”；而那不可言说、无形无相却能化育万物的“微笑”才更贴近“道”的本质。

第一节 “柔弱胜刚强”与“大巧若拙”

⁶⁸ 曹正文著，《中国侠文化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页214。

⁶⁹ 吴立响，〈试论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道家思想〉，《武侠天地》2008年第4期，页64。

⁷⁰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87。

⁷¹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28。

⁷² [先秦]庄子著，王叔岷撰，《庄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四，杂篇，外物第二十六，页1080。

⁷³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90。

⁷⁴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老子道德经注》，页1。

“柔弱胜刚强”⁷⁵与“大巧若拙”⁷⁶是《长生剑》最鲜明的思想印记，亦是其主题与道家思想最直接的呼应。《老子》第七十八章提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⁷⁷水至柔，却能穿石、销金、覆舟——看似无锋，实则万钧之力。在小说中，白玉京的“长生剑”虽锋利无匹，但若论屡次化险为夷的关键，却是他脸上那抹从容淡定的“笑”。这种笑，是一种温和而无攻击性的力量：它能化解对方的杀气，松弛紧张的局势，亦能让对手摸不清底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与青龙会以及朱大少、苗烧天等一众高手依赖毒药、暗器、人多势众等“刚强”手段，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最终，白玉京并非以剑法克敌制胜，而是凭借这“柔弱”笑意中蕴含的智慧与定力，洞悉全局，让阴谋因内部的矛盾自行瓦解。这正是“柔弱胜刚强”定律的完美践行。

《老子》第四十五章提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⁷⁸真正的巧妙，往往藏于看似笨拙的外表之下。主角白玉京，正是“大巧若拙”的最佳阐释。

白玉京并不在天上，在马上。他的马鞍已经很陈旧，他的靴子和剑鞘同样陈旧，但他的衣服却是崭新的。剑鞘轻敲着马鞍，春风吹在他脸上。他觉得很愉快，很舒服。旧马鞍坐着舒服，旧靴子穿着舒服，旧剑鞘决不会损伤他的剑锋，新衣服也总是令他觉得精神抖擞，活力充沛。⁷⁹

他身为名震天下的侠客，既无前呼后拥的排场，亦无盛气凌人的姿态——剑鞘陈旧简陋，剑身却如一泓秋水，清冽逼人。他不张扬、不炫耀，在风波诡谲的凤凰集，看似是被卷入漩涡的被动者。然而，正是这种低调与拙朴，让他得以沉下心来观察、潜伏，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他的“拙”，是洞察世情后主动选择的保护色，亦是“大巧”的终极彰显。

第二节 “无为而无不为”与“知止不殆”

⁷⁵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87。

⁷⁶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23。

⁷⁷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87。

⁷⁸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23。

⁷⁹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12。

白玉京在故事中的行为逻辑，深刻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⁸⁰与“知止不殆”⁸¹独特的哲学智慧。

《老子》第四十八章强调：“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⁸²道家的“无为”，绝非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强求，顺应事物自身的规律——即“道”——去行动。白玉京在整个事件中，从未主动策划过任何宏大的计划来破解阴谋。他被袁紫霞“利用”，卷入争夺“孔雀翎”图纸的漩涡，更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顺着局势的波浪自然流动。他不强行扭转局势，而是以“无为”的姿态，让阴谋的各方势力自行表演、充分暴露其狰狞面目。最终，他只需在最关键的时刻轻轻一推，整个阴谋大厦便因内部自相残杀而轰然倒塌。这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通过不干涉规律本身，达成了最理想的结果。同时在《老子》第三十二章曰：“知止可以不殆。”⁸³懂得适可而止，方能远离危险。白玉京身上，有着一一种清晰的界限感。他对神秘宝藏、号令天下的权力毫无贪欲，这让他得以超脱于利益争夺之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不会像其他江湖人那样，在欲望的驱使下失去理智，盲目追逐那个虚假的“孔雀翎”。这种“知止”的智慧，让他得以避开绝大多数对手遭遇的死亡陷阱，亦体现了道家“保全生命、颐养天年”的核心思想。

第三节 “得意忘言”与“道隐无名”

“得意忘言”⁸⁴不仅仅只是《长生剑》这一武侠小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是道家对“道”与“器”关系的核心理解。古龙曾云：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故事，第一种武器。这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比不上那动人的一笑。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⁸⁵

古龙的这种创作初衷，正如《庄子·外物》提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⁸⁶之思想体现。工具

⁸⁰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28。

⁸¹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老子道德经注》，页82。

⁸²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28。

⁸³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老子道德经注》，页82。

⁸⁴ [先秦]庄子著，王叔岷撰，《庄子校注（下册）》卷四，杂篇，外物第二十六，页1080。

⁸⁵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90。

⁸⁶ [先秦]庄子著，王叔岷撰，《庄子校注（下册）》卷四，杂篇，外物第二十六，页1080。

就如同言、荃和蹄一样，都是用来获取真意的，目的达到后，工具便可忘却。古龙在小说结尾明确告知读者：“他真正想要讲的武器是笑。”这正是“忘言”的实践。他通过整个关于“长生剑”的故事，希望读者领悟到“笑”所代表的真诚、智慧与从容的人生态度，即真意。当我们领悟了这个“意”，那么“长生剑”这把具体的剑，甚至这个武侠故事本身，都可以“忘”掉了。在这部小说中，真正的“长生剑”，是那颗能体认大道、顺应自然、以柔克刚、笑对人生的心灵。在古龙的七种武器系列当中，多次强调人比武器更加重要，这与老庄轻器重道的思想一脉相承，认为物是比人低级的，为人服务的东西。正如在《庄子·在宥》中所提到的：“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⁸⁷作品的寓言性质，也由此达到顶峰。

最宏大的器物，往往看不见成形的模样；最根本的规律，往往幽隐而无名。就像老子所认为的：“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⁸⁸真正的“长生”，并非肉体的不朽，而是精神的生生不息，是对自然之道的顺应。《长生剑》的标题本身即含深意：“长生”是道家的终极追求，古龙将其与“剑”并置，最终却指向“笑”——暗示真正的长生之道，在于一种合乎自然、充满生机的生命状态，而“笑”正是生机的外在表现。白玉京的自由不羁、真情流露，正是《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⁸⁹思想的体现。

⁸⁷ [先秦]庄子著，王叔岷撰，《庄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二，外篇，在宥第十一，页405。

⁸⁸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页112-113。

⁸⁹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老子道德经注》，页65。

结语

古龙的《长生剑》是一部深度植根于道家哲学传统的武侠寓言。它绝非简单讲述一个英雄破敌的故事。这部小说虽然只是一部通俗的武侠小说，但也是意蕴深远的寓言，每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情感，寄托着作者对人生的深沉感受。⁹⁰

通过白玉京的江湖历险，系统演绎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精髓。从“柔弱胜刚强”的行动策略，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智慧；从“返璞归真”的人格修养，到“祸福相依”的辩证观照；最终抵达“得意忘言”、超越形器的哲学领悟——古龙成功将“剑”之“器”，升华为“笑”之“道”。

小说最后女主角袁紫霞的一番话深刻揭露了包括《长生剑》在内的《七种武器》系列的主题思想。“一个人只要懂得利用自己的长处，根本不必用武功也一样能够将人击倒。”⁹¹这个系列是古龙创作的一个高峰，虽说其中不免带有说教的意味，将其称为寓言式的武侠小说也未尝不可。它是对武功至上的众多传统武侠小说的背离和反拨，并因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⁹²最重要的往往都不是那些武功、兵器。人，以及人的精神、情感才是最重要的。

综上所述，就像古龙在《长生剑》结尾所提到的：所以我说的第一种武器并不是剑，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在这部小说中，真正的“长生剑”，是那颗能体认大道、顺应自然、以柔克刚、笑对人生的心灵。在古龙的七种武器系列当中，多次强调人比武器更加重要，这与老庄轻道重器的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古龙以其独特的文学才情，将深奥的道家哲学化为生动紧张的叙事，让读者在刀光剑影与爱恨情仇之中，潜移默化地领略到东方智慧的魅力与深邃。这正是《七种武器》系列作为武侠小说，却能超越类型局限、获得永恒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⁹⁰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页323。

⁹¹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页89。

⁹² 孔庆东 庞书纬著，《古龙一百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页98。

参考文献

专书

1. 汤哲声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戴俊著,《千古世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纵横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4。
3. 梁守中著,《武侠小说话古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 蔡文进著,《古龙英雄谱》,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
5.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长生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
6. 汤哲声编,《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 范伯群、孔庆东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卜键著,《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9. 覃贤茂著,《古龙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0. 金庸著,《神雕侠侣(二)》,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8。
11.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0《三少爷的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
12. 董学文、张永刚著,《文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 李卫华著,《价值批判与文本细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06。
14. 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19《飞刀又见飞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
16. 罗立群著,《中国武侠小说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
17. 曹正文著,《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18. 王海林著,《中国武侠小说史略》,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19. 孔庆东、庞书纬著,《古龙一百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0. 林保淳著,《中国台湾武侠小说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
21. 王立著,《伟大的同情——侠文化的主题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2. 陈墨著,《中国香港武侠小说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
23. 金庸著,《倚天屠龙记新修版(一)》,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24. 薛尔曼著，林绍文译，《神的由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5. 曹正文著，《中国侠文化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6. 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29《七种武器·孔雀翎》，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
27. 陈华昌撰，古龙著，《古龙作品全集》卷1，前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

专书（古籍）

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先秦]庄子著，王叔岷撰，《庄子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

期刊论文

1. 刘小波，〈“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论古龙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世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页48-55。
2. 金正邦〈什么是网络文学？〉，《百科知识》2000年6月，页50-51。
3. 王祈祥，〈从古龙人生经历看其武侠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与性格〉，《科研笔记》2013年第13期，页138。
4. 吴立响，〈试论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道家思想〉，《武侠天地》2008年第4期，页64-66。
5. 罗立群，〈古龙小说中的浪子形象解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页31-38。
6. 敖瀚，〈2012——2022年古龙研究综述〉，《长江小说鉴赏》2024年第17期，页105-108。
7. 李汇川，〈救赎自我亦为侠——论古龙小说中“侠”的内在化转向〉，《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页39-47。
8. 赵嘉琪，〈古龙武侠小说叙事艺术分析〉，《嘉应文学》2025年第9期，页13-15。

新闻

1. 〈生前开辟武侠小说新页 死后留下传奇轶事无数 武侠小说家谈古龙〉，《新明日报》，1985年9月23日。
2. 〈古龙来也!〉，《联合晚报》，1985年3月30日。
3. 〈古龙笔下《七种武器》之《长生剑》传奇男主角白玉京〉，《顶端新闻》，2024年7月21日。

学位论文

1. 徐清，《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受到的中西影响》，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2. Sheble, L. 《Diffusion of Meta -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lated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Patterns, Contexts, and Impact》，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14。

附录

“古龙是自金庸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突破传统，别具风格，浪漫激情——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其作品刻划人性深刻，人物生动，能把传统与现代化而为一。”倪匡昨日在家中接受明报记者访问时说。

图一

所以古龙又执起他的笔。
古龙说：“是的，我不但执起我的笔，我还希望能提携一批后进，一批新锐。这是我在病中的构想。我因为身心所遭受的打击，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我的组织力，我的想象力，我对文字的体会，都比以前更进步，所以我想，假如我能找到一些新人，一些富有年轻创意，富有无穷冲击性想象力的新秀，来结合我的经验，一定可以共同创造出武侠世界的崭新局面。这可以说是我再世为人的一个新体认，可以表示我对武侠世界的不能忘情。尤其是武侠世界的趣味，那些激励人心的力量，依旧在我心中烧着。我希望这位跟我一起见的“申碎梅”，能够在将来以独立的姿态，翱翔在武侠小说的天地里。”

图二